

《唐土名胜图绘》

——中日文化交流的珍贵图籍

· 韦 唐 ·

你有兴趣了解二百年前北京的情况吗？你可以饶有兴致地去翻看《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和《长安客话》这些明清人有关北京风土的名著。那里边，你可以了解到明清之际北京人的生活风尚，当时的街道，节日的盛典，以及北京郊外的名胜古迹，诸如“燕京八景”、“圆明园四十景”、“静宜园（香山）二十八景”等等。

但是我现在要介绍的却是另一部更为珍贵的书——《唐土名胜图绘》。从这部书里，你甚至可以知道更多更为直观更为有趣的内容。这是一部很特殊的图籍，它详细地记载着人们颇想知道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北京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尤其可贵的还附绘有大量的插图。但是还不仅仅于此，这部大篇幅的北京历史风土图籍，更为特殊之处是：其著者为二百年前的日本人！这就使这部书成为稀世珍品了。

今存北京图书馆藏该书为日本文化二年（1805年）木刻本^①，承印人京都林伊兵卫。从书跋来看，可能由当时日本著名出版家浅文贯主持印事。该书前有三编序，皆为当时日本著名学者所撰，依次为享和四年（1804年）皆川愿的序，文化乙丑（文化二年，即1805年）横塘有则的序和文化二年奥田元继的序。从刻印年代看，正当我国乾嘉盛世。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亦藏有一部同年木刻本

查《日本历史人名辞典》，皆川愿号琪园，日本京都人，是当时日本儒学名流，他“博学多识，自成一家”，著有多种经学、文学作品。如《唐诗通解》、《诗经助学法》、《易原》、《老子绎解》、《琪园诗话》等^①。皆川愿又是位大教育家，据称他有“门人三千”。他不仅研究学问，而且擅长山水花鸟画，同时又喜欢收藏中国古代书画，他的弟子谷成基曾记载说他家藏有我国东晋王羲之书写的道德经和唐褚遂良的手书^②。奥田元继亦为日本知名学者，号尚斋，对中国儒学有深湛研究，著有《左传捷览》、《清诗选》、《十二律考》等^③。

《唐土名胜图绘》主要由三人编成：主编冈田玉山，（1737—1812年），他既编述又参加插图的绘画，其他二人为冈熊岳和大原东野，主要是绘画。据《日本大人名事典》载，冈田玉山是日本一位名画家，他的画“笔力雄健”，为近世日本板刻密画的创始人，他创作的《绘本太阁记》为传世杰作，在《唐土名胜图绘》中的他亲手绘制的插图，在当时也是很有名的^④。

其它参预或赞助印成此书的，有许多也是当时日本学术界名流，如为本书校正并题字的荒井公廉，倡议印刻此书的木村巽斋（即书中篇首所言“故兼葭堂木世肃先生遗意”之木世肃），亦皆著名儒者和“名声天下”的“好事家”（收藏家）^⑤。



北京图书馆藏本《唐土名胜图绘》共分六卷，内容依次为：卷一，京师大内。主要介绍清朝皇宫建筑以及宫廷生活，如午门内九

①《日本历史人名辞典》第879页

②皆川愿《老子绎解》谷成基序。此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有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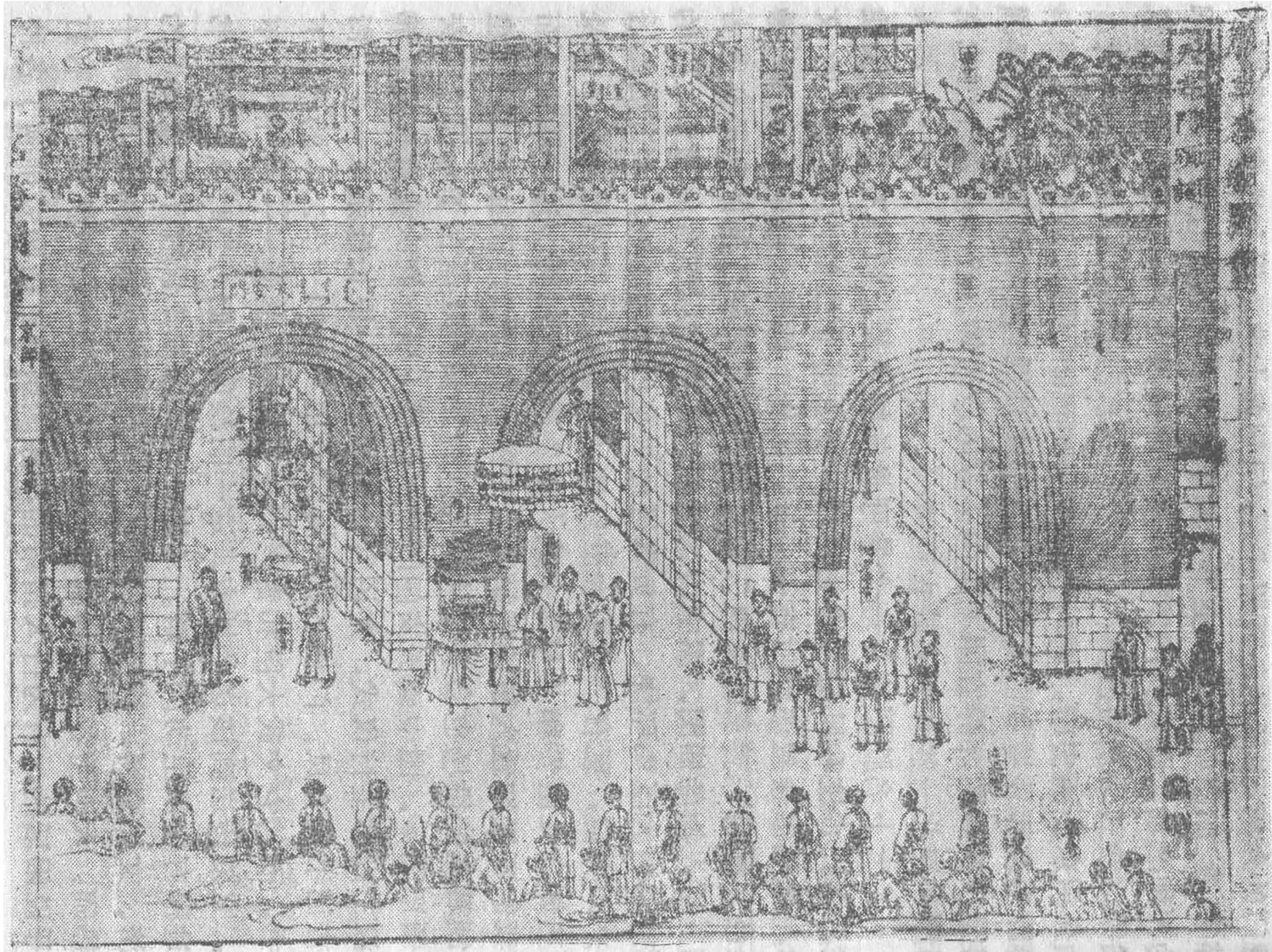
③《日本历史人名辞典》第167页

④《大人名事典》第5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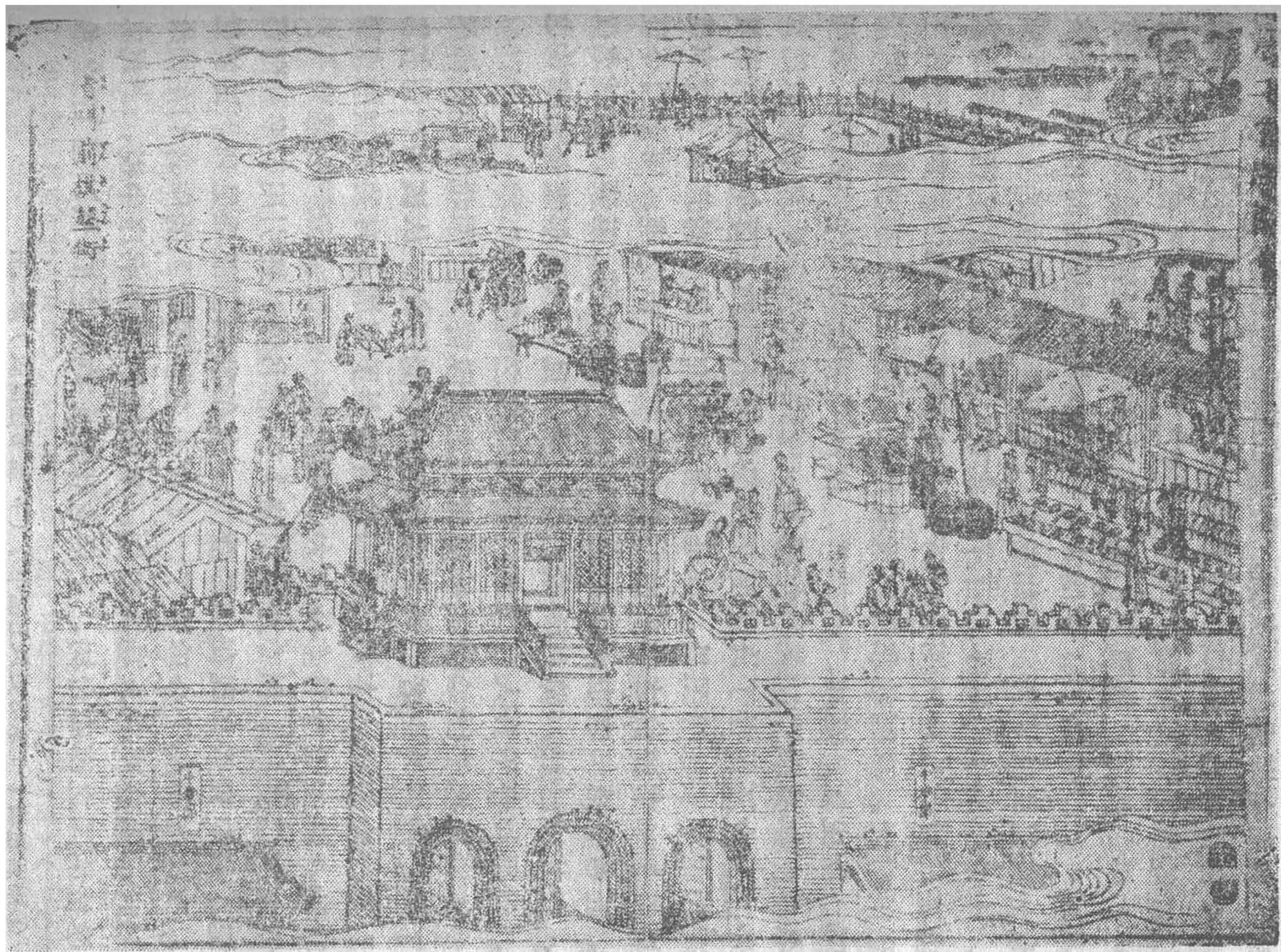
⑤《日本历史人名辞典》第46页，307页

重门的介绍,帝后的冬夏服式,午门朝参大典,保和殿宴外藩蒙古等等。卷二,京师皇城。主要介绍皇城的建筑以及清皇室和皇城内的种种活动,如天安门颁诏,紫光阁试武进士,皇帝皇后亲耕仪式等。卷三为京师内城,主要介绍北京内城情况以及风土人情,如介绍东、西安门,四牌楼,鼓楼和正阳门附近的市场盛况等。卷四为京师外城和园囿郊坰,介绍北京近郊名胜古迹,如西郊圆明园,畅春园,静宜园(香山)等的叙述等。卷五卷六介绍北京周围和河北一些县的名胜古迹情况。

《唐土名胜图绘》一个最可贵的特色是,该书对北京各类建筑,名胜古迹和风俗人情的介绍,不是用干巴的枯燥乏味的文字,而是每卷叙述都附有很多笔法很细的插图,这就为本书大增生色。如卷一“京师大内”条目中即绘有很细致的保和殿宴蒙古族上层人物的插图,图中清朝皇帝居殿中,周围有负责保卫的“侍卫内大臣”环饒,有负责进酒进菜的“尚膳”,“进酒”诸臣来回坐前,更有“前引大臣”和“后扈大臣”列席两旁,以及“三旗内大臣”和“与燕文武大臣”等一起陪燕。这一隆重场面使我们不仅细致入微地了解了当时的礼宾仪式,而且对当时封建专制君主的排场也会有较清晰的认识。书中还保存了一幅《天安门颁诏图》,图中画天安门门楼,门楼上乐官们吹吹打打由礼部满汉二尚书主持仪式,宣诏官由门楼上用一根长杆系下一个口衔皇帝诏书的金凤,门楼下则有礼部官用一种叫“朵云”的盘接下诏书,而其它文武大臣和耆老们在天安门外恭候,一俟诏书下达,立刻传送到该送的地方。这一图绘使我们对当时皇帝下诏书的过程有个很生动的了解。《唐土名胜图绘》保存了大量宝贵的经济、文化史料,例如有一幅《大清门前棋盘街》的图,画面十分热闹:大街上各式各样清装人物,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打招呼说闲话的,有为行人指路的,熙熙攘攘;街两旁排满了各种



清朝天安门前颁诏图



清代北京大清门前棋盘街（即现前门大街）街景

店铺，有用布搭成的买卖棚，有盖成楼房的店家，卖菜的，卖粮的，卖各种什物、糕点、酒类的，不一而足，使人对清时北京城市经济的盛况有很鲜明的印象。卷二“京师皇城”有一幅《东安门东安桥》的图，则更突出画了许多银局、银钱铺，木招牌上有“发兑”、“兑换”、“信实”等等字样，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繁荣。再如卷四“京师外城”条中的《查楼》插图，十分生动地再现了二百年前北京戏园的演出盛况。画面戏台上正演着戏，台两侧有“万舞齐开春树花”和“一声占尽秋江月”的对联，戏园的左近还设有酒楼、面馆，供观众们在散戏后吃喝。据史载，这座“查楼”，原由明朝查姓大地主所建，清朝改名“广和戏园”，乾隆年间曾一度毁于大火，后又依式改建。此外，书中还保存了许多现在已经早看不到的二百年前北京街景盛况和庙宇名胜等图景，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瞿宣颖《北京建置谈荟》一书评价这本书说：“京师城闾壘市之迹，可以自今证古，而若合符契者也。至如各衙署，寺院、坛囿、苑籞，或其名仅存，或其地已泯，览其图绘，皆宛然如见。数百年来经营缔构之功，犹得长存于吾人之想象，斯诚图籍之瑰宝也”^①。

《唐土名胜图绘》的编著者，之所以能对我国北京如此详尽的了解，是因为作者们对北京作过广泛的研究。从该书“引书凡例”看，为编纂这本书，他们先后参引了明清人有关北京的专著凡51种，除主要参考《钦定大清会典》、《钦定万寿盛典》、《钦定南巡盛典》和《宸垣识略》四部书外，还引用了多种随笔杂记，其中有些书现在早经散佚，或在我国已很难见到，这就更加显得这部书的十分珍贵了。《唐土名胜图绘》的作者们在编绘此书时，态度严谨，功夫很细，奥田元继在该书序中说：“属志遂逮彼清国之廊庙台榭，王后之拱位，内殿之旧仪，巡行之检

^①梁启超编《北京历史风土丛书》（广业书社出版）第二册

度，其他胜地名山，以图说傅者志书典略之类，殚辑而较之，使老画师分毫不爽写之”。皆川愿的序中也说：“是书，其实纪西清京师及直隶山川，宫垣，府廨、寺观、景胜、人物、故事，译以通之，图以象之，……细举缕刻，曲委详尽，其辑述之功，可谓勤矣”^①。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为我们保存了若干可靠的极有价值的史料，不仅有关中日人民文化交流方面的，而且在研究我国清时的经济、文化史时，这本书也有很大用处。

据浅文贯的跋云：原来编纂者们还计划继此书之后，再组织人力编出第二编，第三编乃至六编，内容包括我国各省山川地理情况。可惜这后五编现在在我国已看不到了，不知是在日本刻后一直没传到中国来，还是根本在日本就没有印出？这个疑案有待中日学者去进一步探索吧。

※ ※ ※ ※

《唐土名胜图绘》的出现，说明当时中日文化交流之频繁，以及日本人对中国文明的欣慕。据日本史籍记载，清初中日间每年有大量船舶定期航行，仅日本元禄十年（即我国康熙36年，公元1697年）一年，从中国开往日本的商船即达八十艘之多^②，这些商船运去中国达十五个省的各式各样商品，其中江苏、浙江、福建等省还专门向日本运销大量书籍和纸墨笔砚^③。康熙、乾隆之间，中国大部头的百科全书和类书传到日本的非常多，如康熙时编成的达一万卷的巨著《古今图书集成》，就两次运往日本。百卷以上的《大清会典》，一千四百卷之多的《皇清经解》和《康熙字典》等，也很快东传，其中《皇清经解》甚至在编成后仅六年就到了日本^④。

①《唐土名胜图绘》卷首

②《白石私记》，转引自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昭和三十年版）第668页。

③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第687页。

④《德川幕府时代书籍考》，转引自迁善之助《中日文化交流史话》（方纪生译本）第159页。

明清之际中日两国学者的频繁交往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明末清初由于中国内部的动乱，不少学者渡海到日本避难，其中最著名的如朱舜水，对日本学术界和思想界影响极大。日本的画界，则受明代僧人隐元的影响很深，他所创立的佛教派别黄蘗宗，形成了日本画的一个派别——黄蘗派。据彭城百川编《元明清书画人名录》及荒木一氏《续长崎画人传》记载，清初康、雍、乾三代东渡到日本的画家达到二百人。中国的《芥子园画传》在日本美术界备受欢迎，被认为是“画家之金科玉律”，在日本屡被翻刻^①。当时，日本学者非常喜欢同中国文人交往，他们常常亲到长崎中国人的聚居地向中国人请求诗文、书画，或把自己写的汉文诗托清朝的商船带到中国征求意见，请中国文人和韵。有的日本学者为表示对中国文化的倾慕，甚至改称姓名为中国式，如日本著名学问家荻生徂徕改名为物徂徕，服部南郭改名为服子迁等^②。

《唐土名胜图绘》正是出现于这样一个中日文化交流繁荣昌盛的时代，它是应运而生的。主印此书之日本出版家浅文贯氏为之跋曰：“近世珍篇奇册东来者殊夥，因辑合其有图释者数部，募良工摹手，写取于人目为玩者，积而为数卷，费多年之力，殆倾家资以绣梓，苦心精力之所致”。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唐土名胜图绘》之在日本印成，正是中日文化交流之结晶，同时也可看到日本友人为梓印这部书，付出了很大代价。二百年后，我们看到这部饱含着中日人民友谊与日本友人多年心血的书，怎能不令人联想起中日之间千年以上的友谊史，而倍感亲切呢？

① 辻善之助《中日文化交流史话》第162页。

② 辻善之助《中日文化交流史话》第156页。